

印日月

記登請呈局會社向已刊本

售經總社務服化文國中

三民主義時期論

劉士英主編 第五期 每冊零售一角

我說我得準備還債六圓

一因暴日之反而幫忙，二因美政府之決心變成其所痛惡的「國際強盜」，三因胡適之宋子文兩先生之努力陳述中國見解。四因期待已久的中國勝利業已在望，在十二月初，我們又從美國方面獲得了一種新的援助——數字大得可以駭人的物資援助。

各報記者睡眠不足，懶得整理那些生硬晦澀的譯電，不分條理的隨便編，以致興奮的日報讀者罕能道其正確數字。忽而一萬萬元，忽而一萬六千萬元，充分表示着國人不重數字的先天弱點！

其實，電文雖甚簡短，譯文雖欠明晰，只要你把各電參比而觀，正確的數字不難獲得。

這次美國的對華貸款，總數確是一萬六千萬元。依其指定用途，共分三個項目：一是信用放款五千萬金元，將作一般用途，即准中國利用此款以購其所需要的作戰資源；此款將由美國進出口銀行支付。二是平準基金五千萬金元，將作美國政府於必要時收買中國貨幣之用，目的在使中美匯率趨於穩定，即使中國貨幣之對外匯率不復跌落；此款將由美財政部平準基金項下撥出。三是購料基金六千萬金元，將作美國政府購買中國軍需原料之用，目的在使美國的國防計劃，得特中國方面的物資供給，而更容易實現；此款當然將由各有關係的國防經費項下撥出。

依十二月二日上海外匯行市，美匯現貨為五又小數點八四三七五，即法幣百元僅換美金五元八角四分三釐七毫半。照此計算，一美金之值約等於法幣十七元零一分；一萬六千萬金元即等於法幣二十七萬二千一百六十餘萬元，這不能不說是一筆大借款。我說我得準備還債六元。

這是一種互惠事業，也是一種公平交易，美國人並非「富而好施」，我們也不在吃「嗟來之食」，大國民彼此體貼，所有一切開話，均可心照不宣。在遠東方面，我們已任數年顧客，保護了採礦客商的利益與安全；如果客商對於我們酌給酬勞，這在他們是付正當的薪給，表示其不願揩指油，不貪任何便宜，而在我們，更是愛之而無愧色。

我們這種見解，美國朋友很能瞭解。中央社十二月三日華盛頓路透電稱：「關於美國貸款予華事，美國各報謂信用貸款為中國所應得者，亦為中國拒絕加入日本『新秩序』之酬報」。紐約商誅論增報曰：「美國一般意見均認為政府以一切可能援助給予中國，乃美國防禦計劃中不可分割之一部。中國之英勇抗戰，足堪讚揚；現有一大部分責任，應由美國來負擔」。

眼光特別敏銳的路線專家時向我們提出警告，說什麼抗戰有其獨特意義，斷不可與帝國主義者同的利害衝突混在一起。然而我們想要炊飯充飢，不得不耗半價糙米！吳江同里白米固然好，你有本事，你拿袋子去裝吧！我們厭聽廢話。

(英)

星評期論社出版 號四三四二字進口審查處



佩服你的低能

十一月三十日晨，汪逆兆銘與阿訥信行簽訂所謂「調整中日關係條約」，十二月一日陪都各報均以此為大標題新聞。

我敢指天發誓：我只看丁標題，絕對沒有細讀下文。如果該約第一條就是規定昭和天皇應向汪兆銘叩頭稱臣，亦決不足以動我心。

我很疑心「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王二不會偷」便是這個條約的藍本。如果你有功夫去咬嚼這兩條文，我只佩服你的低能！（英）

同牀各夢

中央社據美國國際新聞社十二月三日雅典電

訊：此間權威方面接獲齊爾巴尼亞前級消息，義軍前線屢次敗退云云。

除了複雜的國際關係以外，希特勒似乎期待着他的夥伴向他正式叩首，而後纔肯高抬貴手，希望於墨索里尼，剛尙自以爲未至降為跟班時間。合夥生意，尤其是依照着三七比例出資而欲平分利潤的合夥生意，一向難免暴露這種惡行惡狀。

（英）

宣傳的作用

十一月一日出版的「中國青年」第三卷第五

期載着賀麟教授所著「青年的信仰問題」，中有

一段論及所謂宣傳。他說：

「鄙意甚且以為以黨義宣傳為專門職業的人應該儘量設法減少，而應以有獨立學問，技術

和職業的人分任宣傳工作。這多少採取明末耶穌教會人士如利瑪竇等宣傳宗教的態度。彼輩他們不是沒有各等各級的官。

先以灌輸人民之科學知識，工業技能為主，而即寓宣傳宗教之熱忱於其中。猶以爲黨義之宣傳亦然，必先從改善人生計，增進人民健康，醫治人民疾病，灌輸給人民新知識新技能，教導給

人民新生活方式入手。勉作教導扶助親善人民之導師醫士朋友，而勿作統制責罰奴役人民之官吏及特權階級。如是寓政治宣傳於知識教育之

中，一方面收宣傳之實效，一方面人民知識程度就是本機關的門房或衛士，亦必視此廣告爲甚可笑。要如扒手偷去了我的皮夾，遺失中國銀行二十六年印¹⁹²⁶五元鈔票一張，我決不登報

我們對於所引上文，完全表示同意。賣街村莊的走江湖人，早已走此路線，他們每過一個

村落或市鎮，照例是敲鑼喊號的。」（英）

節約救國之起點

慢郵代電

常導之先生是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著名教

授之一；劉衡如先生是金陵大學文學院院長；李惟果先生是本社董事之一，每月應捐九十九元，

難得按期付款；陳東原先生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科長；沈汝直先生是國立編譯館編譯。

一向沒有提到補白詩人王陸一，此刻忽然想起他在前方祝賀軍風紀，應該可以寫篇戰地見聞記，讓我們對於湘鄂一帶的這個與那個，都能知

道一些。陸一兄，這對你是快郵代電！

子佳先生注意，你的文藝小品，人家多說寫

得不壞，連老向先生都已看過。老向的名望比

你更大，你當然讀過他的「李抱虎」之類。最近他有一封長信給我，詳述他曾爲了你的緣故，犧牲了人生难得之一醉。我慶賀你！（英）

證章不是勳章

證章不是勳章，佩帶者未必怎樣體面。實際上，挺着胸膛以示其有證章之人，絕對多數是

芝蔴綠豆官，很少是大官。

證章亦稱出入證，本來是給站在大門口的衛士警察或門房看的。大機關或有此種需要，小機

關似乎不必定備此物。有名機關門禁甚寬，

閱人可以自由出入，證章僅作牆外示威之用，尤

屬可以罷得。即就大機關而言，除了查驗證章

以外，似亦無別用處。我在外國

大學——理想的與現實的

常道直

一

大學的任務是甚麼？宋儒朱熹本着儒家的傳統說：「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意思就是說：大學的任務在於「格物致知以窮究真理，誠意正心以修治其身」。這種見解，與現代大學理想頗相吻合。德國大學標榜為學問而研究學問；它的功能不僅限於已有知識之傳習，而且要努力於新的知識之創發。我國先儒所說「窮理」兩字，頗足表達近世歐陸大學教育之精髓所在。知識本身沒有涯涘，從而追求新知便成為一永無窮盡的歷程。至於英國的大學理想，則於「致知」以外，更以大學為英國民族和傳統精神之守護者，使凡涵泳於此中之學生，曲耳濡目染，久之自然形成其特有之「士君子」風度。此與先儒所說「修身」含義相通。孟子謂「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所謂「明人倫」，不外調整人與人間的關係，使之趨於理想化制度化，由此以求養成合乎儒家理想的完人。

以上泛論古今中外之大學理想，無待牽強，便可察見其中頗有若合符契之點。現在請再試憑藉埋《學術研究》與《修身》（人格充實）兩點衡論當前之大學教育。

「當今教育之通病，在於偏重知識之傳授而忽視品格之陶冶」，幾已成為定論。我則以為一個大學自校長以至學生，果能以其全心全力用於學術研究上面，則於理想的大學之所當務，雖然僅僅做到一半，亦尚足以勉強步武歐陸大學，對於國家民族定能提供偉大而獨特的貢獻。但就個人洞悉國內若干大學十數年來之所見聞，深感即此半面之大學理想，亦每令人徒興「仰之彌高」之歎！

在這一篇短文裏面，筆者擬從大學學生、大學教師，以及大學行政當局各方面所得到的一些零星資料，綜合而為一種「現實的」大學教育

觀，或許可以稍稍闡述我國大學教育的一些缺陷，以及彌補這些缺陷的途徑。

於此，似乎無需聲明：下文所描述的，並不足以表現大學教育之全貌，任何人不難舉出許多相反的事例來，不過筆者相信這一側面確為一般關心高等教育者所共不容漠視的一面。

二

茲請先從大學學生之立場來看大學。年來投考大學之青年，於選擇所志願之院系時，首先所考慮的多為畢業後出路之廣狹，與報酬之豐嗚；父兄之於子弟，師長之於生徒，亦莫不以出路和報酬為最切之責。假使同時個人之興趣和能力未被忽視，那末專憑正誼明道，不計功利一套高遠理想來加以責難，原是不合時宜的。以功利為策動學術研究之手段並非始於現代，亦不限於我國。清儒章實齋以為「朝廷以利祿勸儒術」，雖至流為「以儒術徇利祿」，然而「儒宗碩師由此輩出，則亦不可謂非朝廷風教之所植也」。一般青年果能根據各方面的需求，努力於各種專業之準備，結果國家實需各種專才的供應，也可希望由此而得適度的調節。

功利觀念趨於局限學者之胸襟，窮致為學問而治學問之精神為之萎缩，雖足以令凡憶憶於歐陸大學理想或眼睂醫家正統思想者不免懷惄之感，但此尚不能認為我國大學教育之獨特的或最顯著的缺陷。於此，一個遠較嚴重的問題，乃是一些大學青年，由於過度醉心於畢業後之出路，從而產生一種不健全的心理態度。

嘗聞青年聚談，某也學行凡庸，不旋踵居然位高多金；某也學行優異，終竟屈沈下僚。他們就從這類偶然實例之中，匆遽地抽出學問與當局各方面所得到的一些零星資料，綜合而為一種「現實的」大學教育

在大學生間似乎更加流行。其影響所及，使若干青年的求知與致大為衰退，轉而嘗試於學業以外別尋「終南捷徑」。於是強項者每趨於行險僥倖，優柔者則易習於詔諱自卑。此兩種行徑，表面上雖若風馬牛之不相及，但其起因則同為喪失學業興趣所致。從前庸俗可讀書人，抱着「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的目標，尚需十年寒窗，以圖一舉成名；今則不待學成，先謀出售，終致坐失修業之機，自絕進德之門，豈非較諸「以儒術徇功利者」又遙一籌了嗎？可以作為前舉例證之青年雖說為數不多，但或多或少沾染了這種欠缺熟慮的思想，以致減退其求知興致者，則恐非僅限於例外的少數。

筆者常引「修其天爵而人爵隨之」一語勸告青年。所謂「修其天爵」就是恪盡自己的本分；「人爵」則指服務社會的機會。一個大學生果能「盡其在己」，增進其學識，充實其人格，何患社會不肯予以服務之機會？至於「出路」兩字，容易令人聯想到一般出入戲院或防空洞者之爭先恐後，排擠傾軋的情景，顯然只顧到了個人的物質利益；這是凡以服務社會為人生目的之現代青年所當引以為戒的。

三

青年們求知興趣的衰退現象，雖然可以追溯到學校以外之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原因，但是學校以內的行政當局和教師們並不得藉此以推卸其責任。大學本身應該就是一個理想的進德修業之環境。大學所有一切，經費，設備，組織和人員等等，均當以利便及促進學術研究為中心，這乃是大家口頭上所同聲肯定的。可是事實上的表現，究竟如何？

於此不得不談大學制度問題。現制大學校長和教職員們屬於截然不同的範疇：校長是大學中惟一政府任命而總攬一切校務的。以下的教職員們概由校長聘任或僱傭。校長對政府負責，其餘人員則對校長負責。大體上彷彿一般大規模企業中總經理與其所屬僱員之關係，乃是

我國特有之制度，實則也是一種最缺乏想像力的創造物。有人戲擬此制為「包工制」，而校長則有時逕被加以「老闆」之稱號（見徐仲年著

「當代中國大學教育論」）。

一個校長，在其包攬的各項校務中間，通常是以屬於事務及財政方面者最為繁重。有人估計：一般校長率以大半時間耗費於這方面，而學校的風潮也多半以這方面為策源地。所謂優良校長，往往就是能夠在這方面表著其幹才者。為校長者既是竭精疲神於此，則其對於處理修身的表率功夫，自然無暇兼顧，而且這也不為各方所重視。

為教師者既以教學為專責，對於學術研究自應始終驕以不厭不倦之精神，力求有所創發，並以熱誠誘掖¹²。可是現實的情形又如何？局外人的指摘，暫置不提。據一位個中人的觀察：有些教師自己不高明，不足以引起學生好學之心；「他們不但不希望學生用功，甚而引誘學生不用功，為的是自己資本有限，深恐學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以致打破飯碗」；還有些是對於學術進境「頗得可怕」，却又「忙於逢迎」，而企圖於學問以外別覓柄緣。兩者同是離開了學術研究的園位，與前所說一部分忽視學業的大學生之情形正相類似。我們竟可說：忽視學業的學生，正是由於受了這種教師的影響，而「化與心成」並非苟論。這類情形，即使僅為少數例外，亦足抵銷另一部分真能獻身於學術者之積年努力而有餘。

使教師研棄學術研究崗位之原因，除了校外的吸引力量不計外，大部分可以說是目前大學制度之不可避免的結果。蓋在包工制下，承擔人以下均是貨銀勞動者，其興趣自亦局限於工資方面；這就無怪乎在中等以上學校裏面，「老闆」一詞逐漸被習用為校長之別稱——大家負着「老闆」而工作，也就是為貨銀而工作，而忘記了大學乃是國家民族的文化信託所，教師們對這信託應當負有發揮光大傳諸無窮的責任。有人痛訴所謂最高學府以內，好貨逐利跡近商肆，逢迎奔競不亞官場，大概是因現在的大學制度中間，實隱藏着誘惑如是一切活動的可能吧！

四

將前文所說的簡括起來：學生之試圖於學業以外另尋出路，教師之趨向於離開學術研究崗位，校長之不克以遺憾學問表率義論，一言以蔽

之，都足表現其固為未能忠於學術研究理想所致。

理想的大學的建設，固然人事方面有決定的作用，但制度方面亦需處處與這理想契合無間。完善的大學制度，一方面足以確保大學當局之潔淨及教師之清高，同時對於教導國家文化政策的種種傾向，具有防禦杜漸之作用。關於積極的改造方面，容另文專論，此處僅能涉及幾種粗枝大葉的要點：

(一) 大學事務及財政上負責人員應由主管行政機關任用，校長得專致於全校學術研究之領導；

(二) 實行蔡子民先生所提示的「教授治校」理想，校長由教授中

目前教育的危機

劉國鈞

近十年來，我國教育有了一種很大的變化，這變化就是由從注重文理科的教育轉到注重理工科的教育。造成這種變化的真因素，自然是當時要求的國家政策。在這期間，我們的教育政策，一貫的獎勵青年投身於理工農醫等事業。對於這類學校，充分的予以扶助，增加經費。充實設備，添設單位。對於文法教育這類學校，則常予以相當限制。自抗戰勝利以後，各種建設事業，風起雲湧，積極進行，文科方面的畢業生不僅都有出路，並且是供不應求。這很可以證明這個教育政策，並未走錯了路。同時也成為一種有力量的刺激，使青年和國家都更朝著這條路走。在糾正過去教育缺點的觀點下，我們應該充分的認識這條路的正當。但是就在大家都朝着這條路上進行的狂熱中間，隱藏着我所說的目前教育的危機。

這危機是凡實際從事於教育工作的人都能看得出來的，而在今年的統一招生及各私立學校和專科學校招生的統計裏面，更加明白的顯露出來。這就是報考文理和師範學院的學生遠比報考農醫等實科的少；投考各種專修科的學生遠比報考大學本科的少。尤其足以使人驚訝的是報考工科的人數最多。投考理科的人數幾乎最少。在各科系中投考經

濟的僅次於工科，而投考外國文和哲學算學生物的却屬鳳毛麟角。更據所聞，投考物理化學算學生物國文及歷史的學生，其平均程度似乎都不及報考實科的高。由這事實便發生了幾多著名的理學院在今年都招不着足額的學生；而文學院的歷史哲學以及師範學院，也有招不足額的現象。這是一件極值得注意的嚴重問題。

由上面事實可以看出幾點。第一，青年們都歡喜實用的科目，而看輕基本理論的科目。第二，青年們都願投身於目前出路比較容易的科，所以羣趨於工科和經濟學，因為現在這兩方面需人確實極多，到處都感人才缺乏之故。第三，投考的人惟極注意於自身出路，但對出路有保障，費用由國家擔負的師範學院，却不踴躍。這可反映出青年們對於立國基本的教育事業，並不熱心。第四，青年們雖很願意學習專門技術以求職業，但對於專科學校似乎不大信仰，所以各專科學校的招生也遠比理想中的為難。這恐怕是由於大學畢業能得學位，而專科學校畢業不過一紙證書的區別吧！

這確是現在教育的危機。因為這種趨勢，如果延續下去，中國的高等教育便要變成專門技術的教育，而為一切應用科學之基本的算學和

一理化，卻沒有充分的人數去學，那爲醫科或生產事業的基礎的生物學植物學和動物學也沒有相當的人數去學，至對那爲人民思想指導的哲學以及發揚民族精神的文學，則更無人去學。據此情形則所有的專門學問，不是被擋在淺薄的基礎上，便是要靠外國人打根基了！這必將使我國的文化，永遠不能趕上外國。所謂教育機關，也要變成外國技術的傳習所！這不是很嚴重的危機嗎？

我們知道一切應用的技術，無論在文科或理科，無一不以純正的理論科學爲基礎。西洋工藝之所以能夠發達至於現在的程度，實爲十六七兩世紀算學和物理學的進步所致。最近各國施行經濟統制，其所以能成功者，亦實由於十九世紀以來社會科學的貢獻。所以文化的實際表現，雖僅在於運用技術以處理生活，而文化的推進，則有賴於純正科學的研究。但是純正科學之研究，對於研究者之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經濟利益，所以國家對於這種人才，必須給以特別的方便，充分的培植，優厚的待遇，使他們能無憂無慮的專心致力於其確定的事業。一旦有所成就，實在名譽上予一崇高的獎勵。這樣，方可以謀學術的進步，文化的提高。這樣，方可以使應用技術有其不敗的基礎。一國的青年，自然不必人人從事於此。但若一國的青年，都輕視了純正學術的研究，以爲不切實用，無補時艱，那麼，不但誤解了純正科學的價值。並且也沒有真正懂得應用科學的性質。就今日願學工科者之衆多與願學理科者之稀少看來，實不能不令人有這種感想。果爾則恐十年以後，中國的純正科學，將要無人過問了。

一國學術的進展，不僅需要有人願意終身從事於學術的研究，尤其需要有人願意終身服務於培植人才的基本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這就是希望有人終身願當中小學的教師。但是現在中小學教師的生活，因窮到了不可言說的地步，薪俸既微薄到駭人聽聞的地步，而前途又無發展希望。中小學教師安得不改變他職，使辦理學校者有請不着教員之嘆！其結果，惟有隨便拉人，湊竽充數。他們所敎出來的學生程度，也祇有一天一天的低落。基本教育不充實，高等教育如何能得好的結果？在現今情況之下，正在大學成績入太學的青年，都視讀書爲畏途，而對

教育事業喪失興趣。推原其故，自然不外當教師的生活既困苦，地位又卑微，前途發展渺茫，而位置又無保障。這就無怪乎師範學院招生之難了！這豈是國家之福？

再進一步說，一切專門技術人才都是所謂專家。專家之用，祇能在其本門範圍以內。這類知識祇是生活的技術，而不是生活的理想。生活技術可以用得其當，也可以不得其當。指示人生方向，使生活技術不致使用不當的，不是技術，而是具有廣博的知識，遠大的眼光，敏銳的感覺，綜合的判斷和正確的思想的人。這種人才是由理論科學的研究中培養出來的。西洋教育制度中所謂文理科，正是培養這種人才的地方。其餘所謂農工法商等科，在教育制度上，都是所謂專業學校（注意專業不必就是職業）。有培植思想的文理科教育以樹立圖本，有傳授技能的各種專業教育以助其發達，然後國家和民族才能走上生活的正軌。但是目前中國的青年，對於純正科學既極冷淡，對於關係思想和文化最密切的哲學和史學，又極輕視，這不能不使我們對於中國文化

的將來，有似無根之木，無泉之水的感想！

中國需要科學，很迫切的需要科學，但是所謂科學，決不止是應用的技術。中國需要專家，需要技術人才，然而文化的建設，決不止是技術的應用；社會的建設，也決不止是幾件新經濟技術的實施。青年們，關心國家前途的青年們，擔負國家前途責任的青年們，你們要認清國家的需要！你們中間，至少應當有一部分優秀的人，願意擔負促進文化的責任，趕快走上純粹學術研究的路！

青年們選讀學科似乎是一窩蜂的現象。二十年前，青年無人不談新文化，無人不談思想。於是大學的文哲科似乎有人識之患。近十年來，又以學工程、學農業爲時髦了。然而我恐怕三五年後，國家所需要的又要轉移到另一方面罷！青年選習學科，關係自己身前途，影響國家命運。但是據我所知，青年選擇學科時，不問自身的興趣，不察自己的能力，不研究其所選學科是否合於國家的將來需要，但憑一時的興致，朋友的拉扯，模糊的認識，或是父兄的命令，便輕率的選定了。我親自知道好些投考大學的人，到了報名處填寫報名單時，才決定自己

所要選習的學科。在這種情形之下，自然不免要受社會的暗示，而趨時髦，成爲一窩蜂的現象了！

這怪不得青年，因爲投考大學的青年，在中學時並不知道大學教育是怎麼一回事。大學各科的性質，內容，及功用，他們全不明瞭。專科學校和大學本科的區別，他們也弄不清楚。對於國家學術上的需要如何，也毫無認識。所以在升學時，他們祇好見社會一時的趨向爲選擇業的標準了。

我們不可短視。教育是百年大計，尤其不可短視。不久以前，有些人認社會學無用，要限制或取消大學中的社會學系，而今則因政府應該設立社會部，便很需要社會行政人才以從事社會建設工作。心理學似乎也曾遭受同樣的戲弄。又如史地等科目，在抗戰以前，似乎很被輕視，有許多著名的中學都把它们在課程表中的地位減到最小限度，但是近年則因總裁白訓示，大眾忽明白了史地對於建國的重要性，重行增加其分量了。在不久的將來，也許又有事實證明現在被忽略的幾門學科，正是需要極大，人才最乏的部門。總之，教育是國家儲才以備百年之用，不能爲一時的需要而有所輕重。短視是教育的大敵。

因此，我想提出幾點建議以爲本篇的結束：

精神食糧的供給問題

李惟果

據某一批評家說，第一次大戰打了四年，文藝界得到的賜予，僅僅是「西線無戰事」一部小說。戰爭愈是近代化，莎士比亞和哥德的候補人死得愈多。我想戰爭所造成知識貧血，不僅限於文藝方面，其他方面也是一樣。這也难怪，因爲一個民族正在傾其全力以爭取勝利之時，凡能緩辦的事，當然是從緩了。從表面上看，一般文化事業誠然是與爭取勝利沒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然若沒有一般文化的培養，而發展專門知識，便不見得容易。一個人有了基本的健康，那末，拳帶固好，賽跑也好，學起來總比旁人快些。就是應用科學，乃至國防

第一，國家對於文化基礎的理論學科，如純正科學及哲學史等應該予以提倡；對於從事於這方面工作的人，應加鼓勵，使之安心服務，庶可吸引有志青年到這方面，共同建立文化基礎。目前輕視純正科學理論的弊病，務須設法糾正。

第二，對於中小學教師的待遇，及其社會地位，必須予以提高，決定獎金與子弟免費入學等辦法，使已從事於此者，不思他去；未從事於此者，欣然肯來。如是則師範學院不愁缺乏學生，而教員人才也不至於難覓了。

第三，專門大學與專科學校的關係，應速予以調整。凡各方面所需之專家與技術人才，應在專科學校中養成；短期大學得爲研究機關，能負促進學術之責，並不是個高等職業養成所。否則，甯可停辦現在的專科學校，以免虛糜經費。

第四，在各中學中，應有就業和升學的指導講話，使將畢業的中等學生能先明自己身現在的能力，社會將來的需要，而於就業或升學時有適宜的決定。爲父兄者，也應當使子弟明白自己的能力和限度，而覺悟到隨波逐流的擇業與選科對於自己和國家都是有害的。

以上四點，如能做到，我們教育上的危機當可漸漸消滅了。

科學，它的基礎總是建築在一般的科學之上。具備普通工業的國家，加強國防就比較的方便。有了能駕駛汽車的國民，訓練他們成爲空軍戰士是不十分費事的。在戰爭之中，若干科學部門自然特別發達，這機會隨時所造成，究竟不是正常而健康的現象。因此，我們的結論是：無論戰事如何延長，犧牲如何重大，環境如何艱苦，而對精神食糧的補充與儲備，必須同時盡到最大的努力。

我們現在是爲民族的自由與獨立而戰，當然異於一般的作戰。在這抗戰過程中間，我們所要立志保衛的，不僅僅是政治上的主權，同時

還要顧到整個文化的命脈，故更須在可能範圍之內，經常不斷的培養知識元氣，至少也得維持我們固有知識的水準。

三年半以來，我們的知識倉庫被敵人摧毀或掠奪的不知有多少；即在戰事發生的前後，隨便向着內地遷移的學術機關，或因時間匆促，或因交通困難，也未能把所有的書籍儀器全部運出；至於一再遷移的學校，損失尤其重大。生活的壓迫常常使教員和學生不能十分安心講求學術。坦白的說，三年六個月的抗戰，在民族意識的發揚方面，在刻苦精神的培養方面，在主義和領袖意識的建立方面，至少趕快了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然而學生中一般知識的水準，則確比較戰前低落了。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結果，似乎不必諱言。好在我們地廣人多，容易分工合作，否則目前讀書的人，恐怕有許多早應該轉到工廠或軍隊裏面去了。我們感受戰爭的惡影響，究竟還比其他任何國家輕微，這不能不說是種不幸中的幸事。

話得說回來：問題還是存在！精神的食糧問題，必須與物質的食糧問題同時解決，當前的抗戰和將來的建國才能順利成功。我們今天所最不能放心的，不僅是一般的書籍和儀器之缺乏，就是那和爭取勝利最有密切關係的學術，也不能得充分接濟。因為抗戰而發生的若干問題，不是單憑我們的理性和經驗所能有效解決的。即使可以解決，也必須費許多時間，經由試驗，錯誤，修正，以臻完成，手續殊不經濟。實際上，這些問題有的是別人家已經解決了的，有的是別人家正在努力解決的，有的是別人無法解決的，如果我們能夠不斷的得到這些參考資料，豈不是可以省掉許多麻煩與時間？人謀現成的東西，我們為什麼不去盡量利用？想要辦到這點，必須保障書籍雜誌和儀器的來源！舉一個例來說：上次歐戰結束以後，英國曾經編成一套叢書，分門別類的研究種種戰時及戰後問題。前不久有人向倫敦最大書店福爾公司購買這一套叢書，找來找去也找不到一部，後來福爾公司又替他向各處收買，也得不到一點線索。這是多麼奇怪的事！打聽的結果，才曉得這些書籍已被日本人收買淨盡了。敵人為什麼買？他們因為想要聰明些。為什麼買得乾淨淨？因為他們不願意旁人學聰明。

我們固毋需把人家的珍藏，完全當作自己的家私，但是沿一路旁的桃子也不妨拾起來充饑！我們最大的困難就是拾不起來；拾起來了，也是送不上口。

運輸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有許多書籍是西洋人已經送給我們或預備送給我們的，只因為運輸困難，現尚不能到手。牛津、劍橋兩大學和王家學會已經允許送我們八千磅價值的新書。這三個學術機關，自己都有印刷局，每年出版的書籍，種類很多，也一律奉送，不必花錢去買。此外，他們還替我們搜集了舊書的副本，這也不在八千磅內計算。他們送來的書，尤其是舊書，雖不限於英文著作，法文和德文的也有，但其送書之目的，究在溝通中英文化，所以他們想在每本書裏留下一句可以紀念的話。他們的建議是「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一年以來，送到的共有兩批：第一批五十箱已由中央圖書館分配給各大學；第二批五十箱則尙停滯在海防。美國也陸續有書送來。前不久，美國圖書館學會又送來了二百箱書，可是到了香港以後，便是無法再運！德國曾表示過願意贈送書籍和科學儀器。教育外交兩部和中宣部會同組織的戰時徵集圖書委員會已經發信到國外去徵求書籍，願意送書的團體隨處都有，雜誌也一樣的可以徵求。現在的問題不是有沒有書，而是可否運輸。

我們這樣打算：如果交通當局能夠每月設法運送一輛卡車的書，問題就可解決至相當滿意的程度。一輛卡車可以載書二十箱，一箱至少可以裝書四十本，總數就有八百本。學術界每月能得新書八百本，則在戰時環境之下，宣可相當夠用了。

第二個問題是經費。送來的書籍雜誌，當然不完全是我們所最需要的；最需要的資料，我們還得自己購買，尤其是有時間性的書籍和報紙，更不能不花一點本錢去買。政府如果每年在一般教育經費之外，增加五十萬元的圖書購置費，據專家估計，按照有計劃的購買方法與分配方法，一價值五十萬元外匯的精神食糧，已經可以保持我們知識上的健康。我們是窮國家，一文錢也應該節省，然而五十萬元的外匯，絕不是白花的。我相信從這許多資料之中，我們可以找到解決當前問題

的方案或啓示，尤其關於經濟和技術方面的問題。如果能夠充分利用別人家費了重大代價而得換來的經驗，我們所得的利益何止五十萬元？解決社會性質及技術性質的問題，時間的因素非常重；解決時間差上一年半載，物質和人力的消耗，常常相達到幾倍。有些特殊問題，如果不在一定的時間以內解決，以後也許永遠無法解決，損失更不可以計算了。

第三個問題是分配。以有限的交通工具和外匯得來的東西自然有誤。以有限的東西供給無限的需要，分配的方法自然必須十分經濟。關於這個問題的解決，我們願提三種建議。

第一，普通性質的書籍，無論是中文或西文的，其已經由各圖書館或各大學搜藏者，仍應原主自行負責保管，至於將來蒙贈或購買的書籍則應另行責成一個或幾個按地區域需要而新成立的圖書館去保管。現有及將來收到或買到的普通書籍，必須備一詳細目錄，由中央圖書館主編，分存各大學圖書館。因研究而需要的書籍，可以在確切保障之下互通借用，珍貴的書籍不便於出借，但亦應予研究者以一種便利，使他們能到存書的地點去參攷。

第二，富於時間性或與抗戰建國直接有關的書籍，無論是別人贈送或政府購買的，應該詳細分成門類，看那一個大學特長於那種研究。我們就把那種圖書分配給它，同時責成它去研究幾個問題，由教育部通盤籌劃。平均分配的辦法，絕不適宜於戰時。澈底的說，當特圖書儀器的分配，應該依據客觀的需要，集中於幾個學校，就是今天學科的研究，也應該有分工必要。現在的大學不能算少，學科也不能說不多。但是條件具備的大學究有幾個？大學與大學之間，都有同樣或類似的功課，甲校沒有的課程，乙校也不見得有。這樣的把人力和物力來消耗，很難獲得代價！一年來教育當局對於這種不合戰時需要的現象，已經在那裏逐步改善，確是非常難得。我們希望這種改善的努力，能夠繼續下去。我們相信圖書的合理分配，不特可以同時舉辦，而且可以

第三、政府機關購買及保管圖書的方法，也有改善之必要。政府

機關所負的責任，當然偏在實際方面，因此，其所購買的書籍，當然和實際問題有關係的。目前的現象是：有不買西洋各類雜誌的機關，有買了而互相重複或彼此都缺乏的機關，有買了而不知道充分利用的機關。政府機關需要精神食糧，同學校完全一樣！食糧買到之後，需要管理調劑及消化，也和學校一樣。同性質的機關應該成立類乎聯合圖書館的組織，普通性質的東西，不必兩個機關同時購買或同時不買。彼此之間也應該商討一個交換借閱的辦法。這若能做到，現在要看看書而無書，不要看書而有書，或一兩個人看得到書而許多人看不到書的種種惡劣現象，都可逐漸減除了。

上次歐戰剛剛結束的時候，德國因為被敵封鎖的關係，物質的食糧固然缺乏，精神的食糧尤其發生恐慌。當時普魯士教育部長鄂圖密特·德氏認清了復興祖國的第一步工作就是補充精神食糧，便集合了德國的工商界領袖和圖書館學專家，合組一個「學術協進社」，並約全國知名學者，共同成立一個評議會，議定應該搜集的書籍，或者設法出錢去購買，或者向美國去交換。他們同時又詳密的審定了各大學內特長的學科。書籍運到之後，應該送給哈萊大學的立即送到哈萊大學；應該送給海德堡大學的，立即送給海德堡大學。如此，經費節省了，學術的研究也集中了。從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三〇年，雪氏的計劃完全實行，各大學的精神食糧逐漸充實，德國的學術亦賴其力以得欣欣向榮。學術界的學者，深感他的功德，在他年滿七十的時候，編了一本紀念冊——「德國五十年來的學術」——來說。由各部門最高地位分別概述本部門內學術發達的經過。這本紀念冊的本身價值很高，曾經商務印書館譯成中文，以資國人。我們現在的處境，比較當時的德國好得多。雪氏為德國所做的偉大工作，希望我們也有人做，集體的或單獨的。

上面所討論的祇是西洋書籍雜誌和儀器的供給問題，至於國內出版界的工作，當然也很重要，也很希望大家能注意到。

爲了爭取勝利，我們固然需要知識，爲了完成建國，我們更是十倍的需要知識。今天是個艱苦而不斷力的時代，我們是很迫切地需要調用的資源！

論薪給標準與子女教養

陳東原

(一) 若干年前，就有中學教員數息着自己雖在中學教書，而無力使自己兒女得在中學讀書的了。中學教員之經濟能力已不能使子女進入中學，那末，小學教員所得報酬更少，自然更沒有使子女能入中學的希望了。同樣的，大學教員之收入雖較中學教員為多，而因職業上之需要與社會身份之較高，支出亦多，如其子女人數較多，也沒有使他們一一皆入大學之能力。對於子女教育感覺到的困難，不僅教員如此，公務人員也是如此。我國公務人員如教師之薪給，向採單一式的標準：公務員分委任、聽任、商任諸等，薪金各自若干至若干。教員有小學、中學、大學之分，大學教員又有教授、講師、助教各等，薪水都是各自若干至若干。薪水之外，另無其他規定的酬報，政府又限制兼差兼課。這種薪給標準，對於薪金收入者之家庭人口多寡，本身負擔如何，完全沒有顧及。其好處只是簡單一瞭與容易計算。然却沒有社會政策與意義，對於現代國家之政治制度，可說很不相合。

薪給待遇，本可按照工作之重要程度及繁簡情形而分等別。公務員與教師，既是同為國家或社會服務，均不應有其他僥倖的利得。所以政府在其待遇方面，應該注意適合其生活需要，方為公道。單一式的薪給標準，對於各個人負擔的輕重既未顧及，而同級之公務員或教員，因為子女人數不同，負擔額分輕重，故雖薪水相同，而生活上之苦樂迥然不同。這個不同，反映到了子女們的受教育機會上面，影響就很可悲！所以單一式的薪給標準，至少是有下列數種缺點：

(一) 在單一式薪給標準之下，子女多者不勝任其生活上的壓迫。

(二) 不管對有子女者預徵一種變相的苛捐。現代國家很少不採取獎勵人口政策，而獨我國對於有子女者的負擔，熟視無睹，影響所及，人將不敢結婚，不敢生育，此與總理所倡民族主義，實背道而馳。

(三) 人在中年，三十至五十歲間，精力最為強盛，也正足以全副

精力獻給國家社會之時，乃在此時，人事亦最繁，死葬生養紛擾沓來，故生活負擔，獨以此時為重。單一式的薪給標準，毫不顧及工作者之個別負擔，大多數均不得不喘息於生活壓迫之下，工作效能無形降低。且以中年時過於辛勞之故，易致未老先衰，而減少其將來服務之時間，這不僅是個人的不幸，也就是國家社會的損失。

(三) 在單一式薪給標準之下，如前所述，子女較多的人，生活不易維持。但是子女的人數，不便且不該橫加控制，於是有子女者便為生活所逼，不免妄思作弊，貪圖賄等。奉公守法之聖人即改就他業，藉增收入。我國教師專業精神之不易養成，此實為一重要原因。而行險僥倖之徒，更不惜假公濟私，玩法舞弊，或喪志尋身，自甘墮落，其影響之惡劣，尤不忍言。過去社會所謂「甘為兒孫作馬牛」這一句話，不知道使多少人壯志消沈，英雄氣短，更不知道其中蘊藏着多少不道德的内幕！

綜上所述，可見單一式的薪給標準，對於個人是有害，對於社會無益，對於政治則是違反民族主義的。這樣嚴重的問題，當然值得注意。從前王荊公論治國之本，在於得人；得人之道，共有幾之義之取之任之四端；而養之之道，則在「饑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此言直至今日，尚有價值。我們試看現代政治進步的國家，對於用人和養士，孰不注意其生活？

對於公務人員及教師之薪給，其辦法最為合理者，似莫過於總法兩國。該兩國之教師與公務員，除正式薪給外，尚能領到房租，子女津貼，搬家費及養老金等。例如法國之小學教師，年薪為一萬零五百佛郎至一萬九千佛郎，房租視地域而異，年給一百至九百佛郎，巴黎及其附近，可增至一千七百餘佛郎。小學教師有子女者，第一兒每年津貼六六五佛郎，第二兒九六〇佛郎，第三兒一五六〇佛郎，第四兒以次每

年每兒一九二〇佛郎，均至十六歲時為止。倘其子女於十六歲後仍繼續求學者，津貼得領至二十一歲為止。同時在大學中學方面，又均免其學費，有特殊情形者尚可請求特種補助。對於教師本人，政府每年又准其作五次減價乘車之旅行。服務已滿二十五年而又年屆五十五歲者可領養老金退休，已婚女子服務期滿十五年後，亦可同樣退休。

德國小學教師之年薪為二千五百至五千馬克。學校若無房屋供給者，給以房租津貼，視教員之等別薪額及所在地點而異，通常每年在二五〇至一千五百二馬克之間。子女津貼，前兩兒每月各二十馬克，第三四兒每月各二十五馬克，第五兒以次，每月各三十馬克，亦至十六歲時而止。十六歲後如尚繼續求學者，亦得延至二十一歲。養老金由年滿六十五歲時退休或服務十年而身罹殘疾者領取之。自希特勒執政以後，因獎勵生育，規定公務員及教師結婚者可領各該等之最高級薪，其數目有時較未結婚時多出兩倍。二十六年夏，作者行經德國，遇一尚未結婚之中學教師，據稱現領中學教師最低級薪，年僅三千餘馬克，一旦結婚，則可立即改領最高級薪，年額高至七千馬克云。

以上可見德法二國獎勵人口及其維護公務員與教師之情形。英美三國之薪給標準，雖不如此，但因公務事業甚為發達，關於養老撫幼及醫藥等項，社會均予私人以利便，大學中學之獎學金等，又可使待薪水數人者略得補助，故亦不似我國之全薪給以外，毫無辦法。蘇聯教師薪給正薪外，學校之在鄉村者可住教員宿舍，伙食及生病者可領臨時救濟，子女讀書與工人子女一樣，同受免費待遇。日常生活用品如在國營商店購買，取值較廉。一切俱樂部及休息娛樂場所，教師均與工人享受同等利益。故在蘇聯，教員亦不至感經濟恐慌，並無負擔過重之苦。

我國之薪給標準，既不類似蘇聯，又不類似德法，對於公務員及教師們所可享受之社會福利事業，亦未注意興辦。以至專靠薪給來過活的人，白髮至死，均在單一收入中支付。子女求學，亦必須由自己負擔。各校雖有公費免費學額，但其名額則甚少。抗戰以來，大學校，均有貸金，而公務員與教師之子女，反無請求資格。此種制度，在平時已覺不能適用，在目前物價高漲情形之下，尤覺不合。

最近政府鑑於物價之高漲，薪水收入者之生活多已不能維持，訂定教師米貼辦法，國立學校教師食的問題，暫可得一相當解決。公務員之米貼問題，行政院雖已決定辦理，但標準極低，每人月貼三十元，還不夠買一斗米。故公務員食的問題仍未解決，至於子女教育問題，更是不必談了。我國雖以人口衆多著稱於世，然從三年餘之抗戰經驗，我們深深感覺人力還是不夠。所謂「丁而不壯」，所謂「幹部缺乏」，均係明證。我們不僅要有人，還要有人體魄健壯，知識充足，品格優秀的人。健全的人口政策確有實行之必要。這在總理的民族主義演講中間，早已反覆申說。加上此次抗戰經驗，我們更不應該對此疏忽。

對於公務員及教師之給予子女津貼，其作用，尚不止於獎勵人口。其於政治之促進，尤有甚大功效。我國從前制度，官吏計其官階，各有微薄俸祿，其數之微，至於不足贍家。機關開支，亦無預算，多係包辦性質。故官吏生活所需，全靠有實缺時，辦理公務之榮指。京官無實缺者，固恃外省之餉賄與費錢。京外官做一任，就要在過一任中間，發財還債，買田置產，以解決其後半世之生活。京官亦以外放爲潤劑之道。舊制如此，社會亦公認其應該如此。作官一任，卸任時尚兩袖清風而無積蓄者，便是難得可風。廉吏，或抽筆不合時宜之會吏。但現在政制已非昔比。自清末維新以後，我國已逐漸採用預算制度，公務人員有規定之月薪，各機關亦有規定之公費。國民革命以後，會計加審計制度益為嚴明，雖貪污之事，尚未絕迹，然而此種制度，究以不許貪污為原則，事實上要貪污也比從前困難。現行制度，既已打破從前商業式的包辦方法，欲澈底做到政治清明，貪污絕迹，就有實行王荊公「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的必要。故應改善薪給標準，施行下列三事：

(一)參照德法二國制度，規定公務員及教師之子女津貼辦法；

(二)竭力擴充大中學校之公費及獎學金學額，俾家庭雖不十分清寒，而實際無力讀書之優秀青年得有升學機會；

(三)在抗戰未結束前，應准一部分公務員及教師之子女，享有申請貸金之權利。

雅

二、關於音樂

平住

舍小品

一個朋友來信說：「……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煩惱過；住在我的隔壁的是一羣在×××服務的女孩子。一回到家便大聲歌唱，所唱的無非是一些××歌曲，但是她們唱的腔調證明她們從來沒有考慮過原製曲者所要產生的效果。我不能請她們閉嘴，也不能喊『通！』，只得像在理髮館洗頭時無可奈何的用棉花塞起耳朵來。」

1-1

我同情於這位朋友。但是他的煩惱不是他一個人有的。我嘗想：音樂這樣東西，在所有藝術中，是最富於侵略性的。別種藝術，如繪畫雕刻，都是固定的，你不高興欣賞便可以不寓目，各不相擾；惟獨音樂，聲音一響，隨着空氣波盪而來，照直侵入你的耳朵，而耳朵平常都是不設防的，只得毫無抵禦的任它震盪刺激。

自以為能審美的人，誠然也有令人不舒服的時候；據說有人拿着扇子跑在一位畫家面前，並

非教求品賞，而是求他高抬貴手，別糟蹋他的扇子。這究竟是例外情形。畫家畫家並不強迫人讚美他的作品，而所謂音樂也者，則對於凡是在音波所及的範圍以內的人，一律強迫接受，也不管其效果是沙肺腑，抑是令人作嘔。

我的朋友對於隔壁音樂表示不滿，那情形還不算嚴重；我曾經領略過一次四人合唱，使我以為胡琴之反感亦只是一種怪癖罷？但是因與

音樂會一類的集會輕易不敢開津。一陣胡琴不近，附帶着亦不能賞識皮黃，尤其是青衣

彩聲把四位歌者送上演臺，鋼琴琴聲助，四位歌者同時張口，我登時感覺到有五種高低疾徐全然不同的調子亂撞我的耳鼓，四位歌者唱出不同調子，第五個聲音是從鋼琴裏發出來的！五種聲音攏做一團，全不和諧。當時我就覺得心旌戰動，飄飄若如失却重心。又覺得身臨歧路，彷徨無主的樣子。我迴顧四座，大家都面面相覷，好像都各自準備逃生。一種分崩離析的空氣瀰漫於全室。像這樣的音樂是極傷人的。

1-1

「音樂的耳朵」不是人人有的，這一點我承認。也許我就是缺乏這種耳朵。也許是我的聽境不好，使我的這種耳朵，沒有適當的發育。

我記得在學校宿舍裏住的時候，對面樓上住着一位音樂家，還是「鋼樂」，每當夕陽下山，他就去大聲的告訴他，他好比是什麼。我真怕聽胡琴，北平最好的名手××我也聽過多少次數，無論他技巧怎樣純熟，總覺得唧唧的聲音像是指甲在玻璃上抓。別種樂器，我都不討厭，會聽古琴彈奏一段「梧桐雨」，琵琶彈一段「八面埋伏」。都覺得那確是音樂，惟獨胡琴與我無緣。

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裏曾說起有人「聽見蘇格蘭人的風笛便要小便，那只是惱人的怪癖。」

花旦之類，在戲院廣場裏已覺毛髮倒豎，若是清唱，黑頭花臉亦唧唧銳叫，令人坐立不安；秦腔尤不可當。要隔一呼，我本能地要捨却我

的腳來，生怕是脚底下踩了誰的親子！近聽漢戲，尤為激昂，常令聽者隨之手忙腳亂，不識自己。我可以聽音樂，但若聲音發自人類的喉嚨，我便看不得祖了鬚子紅了臉的樣子。我看著危險！我着急。

真正聽京戲的內行人懷裏揣着兩包茶葉，聽劇場裏一坐，聽到妙處，搖頭擺尾，隨聲擊節，閉着眼睛體味聲調的妙處。這心情我能了解，但是他付了多大的代價！他聽了多少不堪聽聽的聲音能換取這一點音樂的陶醉！到如今，

我所能體會，鏗鏘的鑼鼓，油滑的管絃，都是最簡單的少，看戲的多。唱戲的亦就以肺壯氣長，取勝，而不復重韻味。惟箇單節奏倒是多數人

的大豪傑，都趨之若鹜，自以為是在欣賞音樂！

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我們的音樂（戲劇除外）也在蛻變。從「毛毛雨」起，至於現在流行的××之類，都是中國小調與西洋某級音樂的混合。時而中菜西吃，時而西菜中吃，將來成為怎麼樣的定型，我不知道。我對音樂既不能得到場備員。至於像我的朋友所抱怨的那種作綠葉貢獻，所以也很坦然的甘心放棄欣賞音樂的權利，除非爲了某種機緣必須「共襄盛舉」，得不到場備員。至於像我的朋友所抱怨的那種隔壁歌聲，在我則認爲是一種不可避免的自然現象，恰如我們住在屠宰場的附近便不能不聽見豬

時一樣，初聽非常淒絕，久後亦就安之。夜深人靜，荒涼的路上往往有人高唱「一馬離了西涼界」，我原諒他，他怕鬼，用歌聲來壯胆，其行可惡，其情可憐。但是在天微明時練習吹喇叭，則是我所不解。「打——搭——大——滴——」，一聲比一聲高，高到聲嘶力竭，吹喇喇的人顯然是很吃苦，可是把多少人的睡眠給毀了！為什麼不在另一個時候練習呢？

在原則上，凡是人爲的音樂，都應該會缺憾，譬如，如潮湧，如急雨，如萬馬奔騰，如衝破疾風。因爲沒有人爲的音樂，頂多是落寞寂寞。走，風定之後，細聽還有枯乾的樹葉一聲聲的打響，則是我不解。「打——搭——大——滴——」，到處「吃了飯了麼？」、「吃了飯了麼？」的原是聲雨聲，再加上蟲聲鳥聲，都是自然的音樂，都應酬而現在變成性命交關的問答聲——實在寂寞，能使我發生好感，都能驅除我的寂寞，何嘗乎聽天籟。秋風起時，樹葉竦竦的聲音，一陣陣而此中情趣，不足爲外人道也，我只肯對你說。

數字說謊

「數字不說謊」。這是一句外國話，並不適用於中國，因在我們這裏，數字根本沒有意義。

「府上有屋幾間？」

「不多，大約七八間」。

「從此地到車站有幾里？」

「一直走過去就是，不過十幾里路」。

中國人永遠不會給你一個正確的回答，尤其關於數字。最不可靠的是「百」家姓與「千家詩」。

舊見一個外國醫生，口裏銜着大雪茄烟，呢喃

呢喃地對着他的病人說：「你要避免氣管發炎，你得少抽鸚鵡香煙」。

這病人便是過去的我，比現在還缺涵養功夫的我。閃電式的對答信口而出：「你配兼任訓導長或佈道員！」

任何真實的使命，只要有人把它當做職業，就沒有人「己身作則」，此佈道工作之所以永遠「仍須努力」也。不生效力之宣傳，保障了從事宣傳者之鐵價錢！一個職業的訓導員之基本信念是：話已說到，管它有效無效！

幹級下部

不知謂知

子曰：「知之謂知之，不知謂不知，是知也」。他爲什麼要這樣說？有若而在，或能給予我們一個解答。

如果嚴格遵照他的教訓，現在的任何會議似皆可於五分鐘內開完。試問關於任何會議之任何提案，究竟有幾個知者？

你不能夠阻止任何不知的人冒充知者，因爲他有權利發表意見！根據權利與地位而發表意見的人，大多數是「不知謂知之者」！

腳和屁股同爲人體之一部，然而屁股總比兩脚吃虧。人人虐待屁股。打小孩子固打屁股，清天大老爺打老百姓也打屁股。有錢人在家是坐，出門也坐，坐的還是屁股。

靠腳吃饭的人，莫不羨慕屁股吃虧的人——黃包車夫就很想做汽車夫。坐是理想生活的起碼標準。誰把身體之重心放在屁股上面，誰就是個說滑稽。

以地位看，屁股可以說是人體之下級幹部，其吃虧也固宜。

義大利之外交與殖民政策 沈汝直

Italy's Foreign and Colonial Policy (1914-37) By
M. H. H. MacCartney and P. Cremoz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 333

本書將裁保斷代的紀事本末之例。謂其爲影響於上述基本因素的則甚微。抓着這個要點斷代的，因其所敍之事限於一九一四年第一次歐戰發生之始，迄一九三七年執筆時為止；謂其爲紀事本末的，因其將此時期內義國外交關係中重要事件，按題分章，依其發生之先後及發展之經過，紀其本末，加以解釋。據作者在其原序中所云。此種慣例，誠不免於相當重複，但其優點在能使各章於其陳述範圍以內本末自備。至不必重複，作者則以互見法之應用，予以補救。

作者開宗明義就說明一國的外交政策是決之於地理的地位、經濟的條件、歷史的傳統、民族的特質等基本因素。他就根據這些因素來說明義國的外交政策。所以他說，無論薩爾德拉做首相也好，奧蘭多做首相也好，尼普做首相也好，乃至墨索里尼做首相也好，義國的外交政策，始終是一貫的，始終是受基本因素支配的。執政的人，管更迭，主義先後儘管不同，但一國的基本因素在大體上則無甚出入。雖科學能改變經濟的環境，主義能改變人民好惡於一時，但其

，便是抓着「不變」的原則，自然可以應付「萬變」。說明「萬變」。這與國內目前一般國際政治觀察家刻舟求劍的觀察方法大不相同。

義大利是地中海中的半島，自古羅馬帝國時即以地中海為發展的中心，這是地理使然。

索尼里「第二羅馬帝國」的雄圖，從歷史上看是受古羅馬帝國的啓示；從地理上看是受地中海條件的限制。

義人稱地中海為「我們的海」，即

此可以窺見義國發展的消息。

「地中海不僅是

地理上的名詞，抑亦義國利益出發至其他各地的

中心……統治沿海地帶，倘無「背後地」，則其

利益必無可言……整個巴爾幹半島，乃至奧匈等

國，都是地中海的「背後地」，也是義大利利益

的所在地」（頁六）。

所以它會不惜「賣友」

「倒戈」來打倒奧匈帝國，俾能掌握亞得里亞海

的霸權。

歐戰結束以後，它嫉視南斯拉夫的殖

政的人，管更迭，主義先後儘管不同，但一國的基本因素在大體上則無甚出入。雖科學能改變經濟的環境，主義能改變人民好惡於一時，但其

後地」。一九三九年四月合併阿爾巴尼亞，是在實現這個目的，目前之向希臘進攻，也在實現這個目的。總之，義國在巴爾幹的政策，不願有任何大國復活，亦不顧任何小國或小國集團樹立壓倒的政治經濟勢力（頁一九二）。所以它候視小協約及巴爾幹協約的存在。法國自大戰以後，逐漸自波羅的海至愛琴海黑海成立同盟及諒解的連鎖，其初還雖在包圍德國及其新同盟國，以維持凡爾賽條約的現狀（頁一二一），但義國認爲這是對它自己的威脅，這便是法義交惡的根本原因之一。它想根據一九一五年的倫敦秘密條約要求土耳其的安那托尼亞，但爲英法及異軍突起的凱木爾所阻；它要求德國非洲的殖民地，亦未如願以償。它援助佛朗哥，其旨也在阻止蘇聯到地中海來，以免增加它的困難。

現在義國有兩個軸心：一個是羅馬—柏林

軸心；一個是羅馬—因教軸心，其旨都在打破現狀

，爭取地中海的霸權。總歸原來就是義大利所

畏服的。歐戰初期，義國雖與奧匈帝國以兵戎相

見，但遲遲不欲對德宣戰。大戰結束之後，義

國處處維護德國，在賠款問題中，在軍備問題中

，義國都爲德國作聲援。一九三六年十月間德

義軸心的締結，「……本身並無生命可言，唯獨

他國反抗時始生作用。……打擊者用力愈甚，

義軸心的團結亦愈堅強而有效。實則羅馬—柏林

軸心的團結亦愈堅強而有效。實則羅馬—柏林

軸心，即所謂德義的產品。毋寧謂爲英法的產

品」（頁三三〇）。義大的邦交一向無間，直

到一九三五年侵阿戰爭英國主持「制裁」時，始起

說地中海是大英帝國的生命線；義國則謂地中海僅是英國通至它的東方殖民地的一條捷徑，而對義國則保生命的本身（頁一八三——四）。作者在第十五章結論中有云：自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紳士協定」締結後，倫敦羅馬官方均謂兩國在地中海的利益是相輔的；但私人方面則以爲無論官方聲明如何動聽，而兩國在該方面的利益實質上是兩歧的。地中海不容兩大國並存，只有

編輯。目前問題的癥結在此。作者預料兩國終不免以兵戎相見。羅馬—柏林軸心，是義大利援助德國，牽制英法，免除後顧之憂的工具。至於羅馬—柏林軸心，尚在形成中。我們都知道羅馬—柏林軸心側重在守，在牽制英法的力量。至於羅馬—柏林軸心側重在攻的方面，在攻擊英國，在略取地中海東南兩岸，小亞細亞及紅海兩岸，都是回教徒華人的所在，而這些地方大半都屬於英國或在英國勢力範圍之內；爲欲實現地中海的霸權，就不得不爭取回教徒的同情，更不得不驅逐英國的

勢力。這兩個軸心是法西斯主義爭取權力的兩大工具。但進一步就政治上及軍事上觀察，羅馬—柏林軸心側重在守，在牽制英法的力量。羅馬—柏林軸心側重在攻的方面，在攻擊英國，略取地中海東南兩岸的領土。將來鹿死誰手，尚待羅馬—柏林軸心外來壓力解除之後。

捨菜與買米

通訊

編者：雖然你在第一期通過攜帶鼓勵青年讀者投稿，但是「上早市買菜」——你所出的題目之一——却使我這白髮蕭疏的半老讀者異常感覺興趣。上早市買菜是我下鄉以來生活新經驗之一，既承下問，敢不傾談！「登」非所圖，祇算是和老友聊烟論坐，胡亂擺開門陣而已。

夫上早市買菜，廚司娘姨之職務也，不然則太太之事也。何與先生事哉？不知疏散以遠，鄉村繁榮，酒樓茶市棋布星羅，廚司多已高升，小家庭何處物色？以言娘姨，下江盛者余未嘗有登報徵求之經驗，伊人自無因而至；尋常傭雇者則賣菜必恣其所好。買肉恒以母猪之頭，絕少買主人口腹設想，何敢相煩？至於太太，或須到學校授課，或須處理其他要務，總不能夠天天趕市。於是乎置張責任便至少一半落在先生肩上。不會買的也得學買。

根據我的實際經驗，買菜不難，難在捨菜。鄉間三日一場，趕場之日買主雲集，爭相開鼎。買者不遑置答，往往未聞答語，而菜已入他人之籃。蓋智者知機，先取菜而後與價也。習之既久，競先擇取，遂成捨菜之風——物價日漲，此爲衆原因之一。尤其買魚，物希貴賈，價重稱臺。乘興而過者見魚下轎，法幣五元買得貓魚一斤，駐足而觀者欣羨嘆息！此間米價，斗米已出五十元大關，百物繼之飛漲，照交易所例，每場皆須停拍。然買氣之盛，一若物價已躉狂耳，何足云孝？時至今日，方知吃飯之難，亦即買米之不易。一般人員之月入易五斗米且不容易。蓋智者知機，先取菜而後與價也。習之既久，競先擇取，遂成捨菜之風——物價日漲，此爲父母連負賤價之米，得不稱其孝乎？

此小小圖畫一課，越一世三十年而較了解爲進益，誠哉知之難也。我人之所謂知而實不知者，不知凡幾，此進化之不易，而歷史之所以重演也。買菜之餘，續撰往事。荒山夜靜，聊抒所感。即頌拙賦。玉觀十一，二五。

